



傷寒辨術

ヤ 9
878



武庫
447
878

栗園淺田先生著

傷寒辨術

勿誤藥室藏

傷寒辨術序

別於李朱之方而謂之古方蓋昉於宋
元以還而今世因之夫方豈有古今之
殊哉古之人猶今之人人之病即古之
病也世之為醫者惟利祿是求徇人情
所好而為之故術意不精焉非不割害



仲景搜拾孫華，而妄以已見屢拜其間，如
断裂美錦，綴以敗絮，索然精華，失方維
古猶今也。唯讀書究術之士，以古經為
源流，以方法為舟楫，曾次灑然，天機浩
然，得於手，應於心，而後假方以療疾，故
劉張李朱之說，與夫里巷俗間之法，皆

融會而貫通之，其方不越日用之恒，其
理不違古聖之旨，方雖今猶古也。方之
古，以古於藝，古人之成方，而古於得古
人之術，以意之不能得，不獨取之仲
景者，非古方，即以之孫華，亦非古方也。
故曰國變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

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今乃輕佻浮佚，
 自詭於古聖醫教之外，誰肯信之。余持
 此論久矣，試以語醫，多愠于色而怒於
 言者。獨淺田宗伯惟常聞而悅之。宗伯
 負雋異之才，登稟箕業，来自信陽，懸
 壺江都，日以活人為志，而尤好古方。所著

傷寒辨術一書，直抒骨髓，卓然有得，而
 不踏世醫鹵莽之弊，其為人也。篤於學，
 精於方術，以古經為師，而於利祿無所
 慕焉。故其立論醇正，處治精當，得古人
 之術意而不為苟作，使之益進而不已。
 其至於古人之域無疑也。嗚呼，浚其流

而溯其源古人豈遠乎哉

天保九年戊戌仲秋下澣

喜多村寬士栗撰



馬場文安書



傷寒辨術

信濃 淺田惟常 著



傷寒之為病最厲矣其為術亦難矣故醫之於古不傳之書而傳之言秦漢之際雖有一二言及焉者徒論其理又何有其術之可考於今者哉可據其書而徵於今者特有張仲景氏在焉雖然當其書之散逸也編次于王叔和氏而又編錄于高繼仲氏焉是以偽章雜而法度廢矣異言混而名稱亂矣舊編遂亡而新編盛行於世而後之學者不能窺仲景氏之微旨者職此之由悲哉獨明方中行卓越諸子削偽例

更編次以作條辨喻程二氏亦續其緒而尚論之條
辨之於是乎王高二家之所素初彰然三氏之功不
亦偉乎然三氏者之說亦一薰一莸猶要欲遺王氏之
臭而流己之芳耳焉得盡仲景氏之微旨而不失古
義乎哉嗚呼千歲之奠西土之大為醫者其麗不億
而無復一人得仲景氏之微旨者況於我東方乎建
橐以來文明之化大行復古之士如伊氏荻氏者勃
勃相繼而興聖人之道煥然於我東方蓋非宋元諸
子所能及也乃若吾技亦且沐其餘風豪傑輩出先
有丹水先生得其綱領而金聲之後有艮山先生舉

其條理而玉振之而次之者為秀菴先生乃主其師
說以唱復古破魏晉呂還之陋習以立一家之言可
謂豪傑之士矣雖然其操心之銳不屑扁鵲仲景則
所謂復古者前既無徵後亦何復之有亦唯吾用我
法以議古人耳非僭則妄矣若東洞先生則不然立
法於扁鵲取方於仲景攻擊是務以解溫補之惑先
生之於術可謂達矣然至傷寒之論欲黜其羸言或
累其正言亦為可恨深齋先生蓋有見乎此矣乃於
本論竭意極慮其所著言不苟述事不預設辨證推
例祇歸于正實而後之志于古法者肇知其不可不

規則于茲焉則仲景氏之微意至此稍顯於世此豈
天誘其衷以報仲景氏非邪予讀其書喟然歎曰
哉時乎仲景氏之道彼土而將及夷滅其衰若斯其
甚而天之未喪斯文詘乎彼者藉先生再伸乎此亦
唯昭代文化之所使豈不愉快哉然先生之為業欲
芟刈諸家之荆棘以闢古醫之道則其言不得不辨
辨則煩欲據古之規則以體今之病則其事不得不
詳詳則雜煩而且雜讀者或謂不切乎治術也余之
憾先生亦憾其憾諸家而先生自為諸家也於是余
不敏亦不自揣乃復執仲景氏書研精覃思以忘寢

食有年于茲今也頗似有窺其一斑將有所采擇或
曰叔和得殘闕之餘銓次而復舊觀微叔和我其左
枉乎又何改作余曰六經法度以叔和氏而傳亦以
叔和氏而晦一則以素靈汨之一則以臆說參之是
不可不采擇也已矣或又曰傷寒論雖非仲景氏之
舊亦比他書江漢秋陽不可尚焉且龜玉既毀欲其
完譬恐不可得是世之大弊而吾道之榛棘也此言
一出而後之學者謂古方書如周鼎徒悅目而采擇
任意改竄隨情各構一家之言驚然自用終不律仲
景氏之法是何邪抑其術峻絕後人不可及而然歟

將有不滿意者而然歟何莫由斯道也榛棘塞者千
 有餘歲不亦異乎夫傷寒論之所以規則於萬世者
 豈唯方乎哉以名數之森如治法之嚴然寓陰陽之
 變化於其中而為諸病之矜式也是古先醫術之所
 存媿之於隋唐以降之方書矣翅霄壤夫法者所以
 辨陰陽而定病位也方者所以隨其位而制其宜也
 故法明而方有效猶規矩備而後奇工百出也是故
 讀傷寒論者在得其法得其法在先擇其言余嘗學
 古之術傍修古言以言知世以術知人藉使叔和氏
 溷之以其似者觀之如火又何眩曜之有是謂之善

讀傷寒論亦謂善體古之術迺示之同志之士曰欲
 知仲景氏之言邪不可不知其非仲景氏之言者何
 必不擇之有

仲景氏之道金匱玉函昭昭乎游於經脈藥石之藝
 者孰不讀其書哉然考古之與今較方之與證藥不
 與病疇治不與時忤能恕仲景氏之規則而後病之
 治與不治命也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不
 盡其道而惟命是委可謂罔也夫人不幸為二豎所
 侵六賊所苦也有治而可治者有不治而自治者有
 治而不可治者蓋其治而不可治者醫緩辭諸晉侯

扁鵲望桓公而走仲景氏亦云不治云死惟其治而
可治者世醫或不能治之實雖其拙之所致乎大率
不能使方之與證相契焉依是仲景氏之所以有辨
脈證治之書也又其所以有書策而巧拙與依也夫
察聲氣色脈其死生周官所命我技古之道也故從
事于此者以知死者與不治者為要世醫不能知死
者與不治者汗吐下誤施取凶暴之名噫仲景氏之
論死生也詳悉無遺焉是豈古方之罪也乎今觀其
人未診之前已印定方藥於胃臆莫不偷揚以稱經
驗迺其心胡越一膜吮癰舐痔唯以人之甘心為己

之奇貨病之可救與否棄若不相關此風一入醫酉之
膏盲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仲景氏之道降為生活
之道古今之變可以見焉已

仲景氏雖入神至妙之異眾而其同眾者未嘗不待
切脈望色聽聲寫形夫四診既同則死生之決亦等
故誤慎常識法歸隨證分方虛贏殊治表裏至鄭聲
者承氣其難息高之後四逆亘回其為不治之證我
亦莫有處之之方劑於陽明三陰特舉其死候所以
不備之治方也夫已雖知其不可治而猶有方劑之
可以處之鍼灸之可以施之者豈忍委去之乎是故

於通脈四逆湯及白通加猪膽汁湯有言曰服湯脈
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又曰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
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又曰下利手足厥
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又曰脈
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承氣湯曰脈
弦者生濇者死又曰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
也為難治是皆處方劑施外術而後決死與生者也
醫其不知生之為生焉知死之為死是以執刀圭之
間誰不盡其術以希其或生之者乎蓋置之死地而
後生者殆是醫之極效也咨悉哉傷寒之論也妄庸

之徒動輒削之以為非仲景氏之言漫言死生非所
與此既非先王所以立醫之職之意且背仲景氏鑒
識病機之教也要之所謂自欺而後欺人已

本邦局方之教久行傷寒之學不講執七事醫者類
皆喜溫而惡寒貴補而賤瀉故狎灸甚畏消黃睥睨
桂麻眩惑苓連歡然用之翕然信之發攻溫清動輒
愆期古往有張華而不道滋補輒近有李朱而不道
湧泄李朱與張華孰良法言補瀉而藥無補素問所
論亦何不講乎夫自補益之說盛吾道陵遲日益甚
矣特享元之際志于古法者屢興而汗吐下之術始

行於世雖然知者之難得其道竟將墜地矣今也業醫者不患乎不知表裏上下而患乎誤識表裏以致變證百出莫可名狀至其稍麤者則遇脈證少有異於尋常者不辨表裏上下妄加溫補外降乖錯遂有悶焉而死者又至其最麤且黠者務柔其劑庶乎莫有所瞑眩而其心謂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弗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恬不為意為醫如斯不死何為此無他補元益氣口實惟務而陰陽表裏之診常不識此也噫人凶教弛雖欲正之末由而已有志之士何不深致思于此哉夫自宋局

方行而元明以來醫家者流皆從事於斯曾無拔出其範圍別講傷寒之道者偶有行其術者非阿諛之徒則暴虎之輩而不能白古方新病不相能之毀遂至使病者不懼病而畏藥如蛇蝎是將古醫方之弊邪抑亦行術者之誤哉不可以不辨焉

世以汗吐下為古之治法其說曰張長沙者天下之善醫者也其不以汗吐下之劑則不能起痾救斃也至其銳意者則汗吐下齊行是執方不執法之弊也夫病高者因而越之下者引而竭之在皮者汗而發之古今外此而莫有治之道故邪填于上者仲景氏以

瓜蒂為主李明之亦用之蓋高者越之之意也下利
腹痛仲景氏以承氣為主朱震亨亦用之甚下者引
竭之之意也頭痛發熱後世亦用桂麻蓋在皮者汗
而發之之意也是故仲景氏辨胃氣及上二焦以為
行三法之大表也苟不辨其部位施之則嚮之壽民
今不為殤子者幾希矣故仲景氏復辨諸不可與
服法使方劑中其肯綮豈可不式乎今之業醫者不
式仲景氏之規則而襲晚近之經驗見百藥各有治
而不慮眾方俱有法或曰汗下我家法也徒能汗下
不能吐其於能不亦難乎或曰吐法我祖傳也一知

可吐之病不知可汗下之病其於知不亦危乎宋人
既有斗火盤冰之誚噫道之難衷治之不偏振古而
然夫本論之為法也吐自吐汗自汗下自下各隨其
部位善觀證之所射與方之所映其光不遷者而施
之耳安得三法齊行乎其不知所謂古醫方者非用
汗吐下之古方之謂而在所以用汗吐下之古方之
謂也真可哀哉

後世諸家之於汗吐下有方而無法不知所適從千
古獨有仲景氏之言在明如觀火學者何以不察焉
夫目不知一丁者猶龍斷于一方日誤橫目不訛故

仲景氏之立法垂戒諄諄乎唯恐有所不至矣姑論
其一二焉麻黃湯大青龍湯所謂發汗劑之最劇者
也然其法曰取微似汗而不謂大發汗矣桂枝湯曰
微似有汗者益佳也是謂肌表纔潤耳彼云取此不
云取是為桂枝麻黃之別也其戒發汗也曰汗多亡
陽遂虛曰不可今如水流瀉病必不除其不欲大發
之意昭昭乎明矣後人不察之自我立法倒行逆施
動至若桃葉蒸促命期而止可不慎乎如吐法瓜蒂
散曰溫頓服之其為急攻可知也如梔子豉湯唯曰
溫進一升而不云頓其不急攻亦可知也此云得吐

彼云快吐其輕重亦復可推知矣仲景氏之論一字
不苟言言句句法戒從存如斯也故其論下劑也大
承氣湯曰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即一服用二升以急
下之也小承氣湯曰煮取一升二合分溫二服即一
服六合比諸大承氣湯稍緩也故其戒曰微和胃氣
勿令大泄下又曰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
承氣湯不鞭者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
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
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但初頭硬後必溏不
可攻之是皆戒其妄下者也桃核承氣湯曰煮取二

升半溫服五合即一服五合此諸小承氣湯又減二
合其攻最緩可見也故曰當微利已至于調胃承氣
湯則曰少與曰少少溫服蓋調和胃氣之劑而固不
同于諸承氣之攻下矣是為下劑之法也此特服法
已若夫三法之用捨禁宜本論說之諄諄至矣盡矣
後世不察之怯者畏如虎勇者侮如羊各譎張管蠶
以幻惑羣小若薛立齋張子和徒滔滔乎皆是也學
者苟律仲景氏之法不泥攻擊則雖一執古方而出
於專奉元明諸家拘于溫補者上縱奉元明諸家而
能廢五運六氣不膠溫補則亦出於專執古方局于

攻擊者上也故汗吐下之於法豈翅古方乎哉雖若
後世解肌三拗之於發汗茶調獨聖之於吐三化神
祐之於下亦當取法于此不然則猶無星之秤莫知
所輕重焉

治病之法古有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之數
者而毒藥攻其內鍼灸治其外此三者乃其大者已
然人之不省未達或惡熱或恐疼惟補湯滋液之嘗
而驕恣不論於理是以方劑盛行而鍼灸若存若亡
蓋此三者各有其用鍼之所不宜灸之所宜灸之所
不宜藥之所宜玉函有其論存焉豈可偏廢哉非必

鍼灸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抑不善用而不用也近世
良山先生盛唱艾灸人稍知其驗古人曰藥不鍼灸
非良醫良山先生實良醫哉仲景氏之為醫固假以
為一具隨其實而瀉之溫其上而灸之而耳腫核起
或時洩邪以取小差未必拘其處專用也夫醫之於
術不翅鍼灸盧扁指豎子華佗剖腸腑白玉蟾呵腎
癰藥餌云乎哉鍼灸云乎哉

我之為術也周漢遺法仲景氏載之簡策陰陽之則
鼎峙於前汗吐下之劑森列於後大經大法如揭日月
加之有孫王二氏之書晉唐名醫方法收載無遺

吾技之備不可以尚焉苟處仲景氏所處而治仲景
氏所治即仲景氏焉耳予將何辨邪然而至臨變救
危則或失機會以費人是非讀書處治之難而辨證
應事之難也是以不無精粗之分其目凡三焉曰節
曰時曰機是也病有緩急微劇藥有大小多寡藥與
病須要適當病之緩且微而藥之太多乃過以害精
氣病之急且劇而藥之小寡或不及以實邪氣其過
與不及費人則一矣桂枝湯曰若一服汗出病差停
後服不必盡劑論其過曰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
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大青龍湯曰一服汗者

傳後服論其過曰發汗過多其人刃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舉其誤曰得之便厥又曰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其重發汗復加燒鍼者之所以及于四逆湯也又論其不及曰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又曰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大承氣湯曰下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又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是亦過不及之別也小承氣湯曰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又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大承氣湯曰得下餘勿服梔子豉湯曰得吐者止後服瓜蒂散曰得快吐乃止白散曰強人半錢羸者

減之十棗湯曰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四逆湯曰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此皆節之所中也當識之于茲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執古之術而體今之病發汗吐下苟中節則知仲景氏之不欺我感古今之無惑也論曰先其時發汗則愈又曰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孟子曰雖有鉉基不如待時此時之所以不可不察也書曰惟時惟幾凡事皆有機醫者為甚焉論曰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又曰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其他曰急溫之曰急下之先溫其裏乃發其表先解其外乃攻其內之

類是謂參方應機夫醫者為病所先則雖劑大攻峻其病不能制焉醫者先于病則雖劑小攻不峻其病易制焉是為汗吐下之機也然行之不以準與活則會機不能起醫每使活機為殺機實造化不容以無鑿金者也故醫之為業也取準則於古書而求活用於今病方隨證而轉術臨機以變左顧右眄逢其源則一矣此三者明而知輕中之危而不眩其輕察劇中之易而不辭其危不亦精乎若存心不古詭遇自是者術必疎學非其道則業斯謬不亦粗乎今以疎與粗而目之則其不恚者幾希矣雖然仲景氏沒後辨此三

者尚且不可得吾技之窮一至于斯若使晉唐諸子見之則可不長大息哉

凡病之於治法有緩急先後之序以不可逆施苟攪之則不得其治也金匱首篇殊論此義故欲行古之術於今者知治法有前後則思過半矣論曰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又曰大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又曰傷寒十三日不解胃脅滿而嘔日晡所發

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先也者預設後方之辭也其他設數方以示其治法者不爲動皆有其辭例存焉由是觀之治法有先後方有正變古之道也明矣雖然前方不得其所後方亦無效故仲景氏之論列方也先經方而後變方焉蓋其先經方者以論疾病之所位與治法之所本也其後變方者以示證之易混與劑之表裏也學者因此精思則於其方法可得通變之道矣是故病有常道而善治

者數出奇方有常主而善用者制之變夫正之變之權之觀之以盡其能事者惟仲景氏之術爲爾仲景氏之處方也自有正權正者常也權者變也譬諸禮之有權也禮之不知而權豈可爲焉乎未知方之正焉得方之權不可以不辨焉今姑言其一二桂枝湯本解大陽中風及大陰表熱是其正也治下後其氣上衝及霍亂後身痛不休是其權也大青龍湯治不汗出而煩躁小青龍湯治表不解心下水氣并是正也二湯共治溢飲是其權也茯苓甘草湯治汗出不渴是其正也治厥而心下悸是其權也小柴

胡湯治往來寒熱胃脅苦滿是其正也治熱入血室
及發露得風是其權也小建中湯治腹中急痛是其
正也治虛勞裏急是其權也炙甘草湯治心動悸是
其正也治肺痿是其權也瀉心湯治心下痞是其正
也治吐血衄血是其權也半夏瀉心湯治心下痞鞭
是其正也治雜嘔是其權也瓜蒂散治邪結在胃中
是其正也治宿食在上脘是其權也承氣湯治燥屎
腹滿是其正也治惡露不盡小腹堅痛是其權也吳
茱萸湯治少陰吐利煩躁是其正也治陽明食穀欲
嘔是其權也理中湯治胃寒是其正也治胃痺是其

權也凡一方載數條者亦自有正權而存焉若五苓
散理中丸之於霍亂柴胡建中等湯之於黃疸茯苓
桂枝白朮甘草湯之於支飲十棗湯之於懸飲桂枝
附子湯甘草附子湯之於風溼若歷節風豈其不然
乎學者不翅觀於斯宋元以降亦可以擴充焉夫方
者莫古於仲景氏而仲景氏之新加之與古去雖未
可知然其於方不苟作務從其簡蓋用方簡者其術
日精用方繁者其術日粗世醫動輒以簡為粗以繁
為精何相戾之甚也古華佗氏亦稱獨識精方而所
運用不過數首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陳若虛

曰方不在多心契則靈李建齋亦曰與其方多而效少莫若方少而意深夫審察病情病機辨別陰陽風寒藥品之體用方劑之正權苟不爽毫髮則不必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服之不無效此乃仲景氏之方也降至千金外臺方劑雖博已乏化機適有不汎濫於仲景氏之典型者其去古未遠故耳概多味者可疑矣韓天爵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簡甚世醫又欲以數藥兼治數證自謂無所遺焉凡方有一方之妙用若必拘一味治一證每病設之方是曷有盡期乎仲景氏曰有柴胡證但見一證

便是不必悉具學者其思諸

仲景氏之書論證之詳悉方劑之精簡陰陽之妙用疾病之玄機蓋存於此矣醫之治病也一傷寒論足矣故學醫者規則未建於心則不必多讀書亦服膺一傷寒論足矣若其胸中已有成竹之操而後可普漁獵醫書以知各家之理療如劉氏之火李氏之脾胃朱氏之痰陶氏之傷寒吳氏之溫疫陳氏之婦人錢氏之小兒非全無一二之所得乃可收其所得以資我治矣夫睿莫過於堯舜咨吁都俞好問察邇未嘗謂此足矣以孔子之聖猶問於聃學于襄而曰敏

以求之是其所以集大成也吾於我業也亦然苟有
益于治事何啻宋元雖俗間所傳不必擯棄宜博求
普問以輔吾之術矣小技焉不修而亦何常方之有
古人有言曰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
法方法具備者唯仲景爾然世惟用仲景氏之方或
謂隨證治之取之於大概而循仲景氏之法者鮮矣
惟用方者推之於藥味而不識法之應於活物也夫
有方無法無以識病有法無方何以治之蓋識病之
要在辨其脈證而施治之要在循其法則是故仲景
氏之於論也以脈證爲本治法從之三陽三陰篇首

曰辨某病脈證并治法例曰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
證治之可以見焉夫雖云隨證治之亦有差焉或措
彼重而先救此輕或捨其主而先攻之客論曰大陽
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又曰陽明病
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或傷寒六七日目
中不了了脈雖浮有可下者少陰病二三日脈雖沈
亦有可汗者是以大陽發熱如此而不可與桂枝湯
陽明脈遲如彼而不可與承氣湯柴胡不可以治面
垢口不仁四逆不可以治自利清水於是建合併表
裏之目以別脈證之正變差以治法之先後糾之以

例也故陰陽合併表裏真假者辨脈證之章程而與脈證不可離者也是以繫脈證於名推治法於例隨病位之正變而制之是為隨證治之也若不從之則證不足以為證豈可妄謂隨證治之哉且其不稱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者豈亦有所忌邪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假令雜取宋元諸氏之方辨三陽三陰之位別合併二者諦表裏之真假而不誤先後之序能契仲景氏之規則而施之於病則古方未必靈新方未必無妙也脈證者本也處方者末也仲景氏既論脈證從之以治法若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實可稱

古法古法不可不欽從也若不欽從之而惟古方之崇可謂未免宋局之誚矣古人嘗稱讀仲景之書不守仲景之方所以學仲景也余亦謂以傷寒論治眾病者非割證方于此之謂矣

世唯知傷寒論為眾方之祖而不知其統雜病之治法其稍知統雜病之治法而不知其名義諸說分注涌終無歸一焉凡名於書各約其所述而題之也如傷寒之名亦不然哉夫視古文非如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則焉得其實乎然諸家之說傷寒與本論之言不相符其所以不相符者因不師古歟抑亦不知

合轍於文辭徵驗於活物之所致也故如證與例之
別及冒首日數之義文辭之倒序用字之緩急則棄
而如土是已失寶者也是以不能審三陽三陰之立
意漫認寒字以為嚴寒之寒或為陰邪之稱取之於
一種之病名而不能窺所謂雜病者亦無不以統焉
悲哉凡病之千態萬狀無有究極變化逆順不可端
倪矣然而統之者陰陽也故仲景氏辨三陽三陰而
繫之以脉證而後變化逆順猶視諸掌陰陽者何寒
熱是已故約寒熱於一寒而曰傷寒猶春夏秋冬約
曰春秋也深齋先生獨得其義曰寒也者邪之名也

實千古之快論哉寒熱何其冬時又況陰邪乎
易張子曰仲景藥為萬世法號羣方之祖治雜病若
神旨哉言乎夫傷寒論之所以規則于萬世而神于
雜病者蓋以度百端之轉機而定之於六位不委曲
之於文辭而盡之於微言使學者思以得其責之於
脉證不必求之於經絡之義故也夫病之為活物元
為萬變比之常山蛇勢唯傷寒論乎應之治術之繁
然簡冊之昭然自非醫聖其孰能至于此哉若其眾
方則因病以設之非執方以待病故瑣瑣焉者不必
備焉與後世方書一病一證必舉方藥膠柱鼓瑟者

天壤不啻也學者若能熟此道則一方可以治百病
新方可以為古方方無新舊法有古今是以方之所
主也不在新古而期于治病論之所主也不關經絡
度數而期于諦事故不難于用藥而難于識證不必
拘拘乎方藥之古今唯對病議證因證處方已今之
用古方者不然視傷寒論如諸方書其法則置而不
講唯方是用云仲景氏之所垂妙也乃欲持論中之
方以應百病是猶張一目之羅以求衆鳥許多證候
豈一方之所能籠罩乎其不取誤逆亦幸免耳夫醫
而好方者藥不必離病方亦不必離藥方是而藥非

論可聽而劑不中故古之善醫者不視方蓋以方有
涯病無涯也仲景氏亦以脉與證試方不以方嘗病
論曰方用前法又曰以法治之其治法之審詳莫如
仲景氏何啻定方乎今不能以陰陽之法而擴充當
之而欲以有涯之方而治無涯之病不思之甚矣余
嘗聞世之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治病
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古人有言云探索百方
之藥不如認一病證嗟乎難眠者證易過者治千方
易得一效難求千方之不如一訣宜哉故治療之道
奇于方者惑於常通乎法者安於變法立而後轉機

傷寒辨術
可見焉藥方可處焉假令持有有限之方以臨無涯之病然猶綽綽乎有餘裕者機變百出馳驅於法中也是之謂能用仲景氏之方法也

醫之爲術也爲之存於人存於人之故必俟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春秋已前和緩之方書幾聞史記道書略載扁鵲倉公之數方亦必其禁方而非其術之盡于此者也蓋秦漢而上無執方以待病對病而施方則何局方之有雖有焉俟其人而傳故謂之禁方夫藥石之於美疾慮濫投以害人矣有係于命期也宜哉古方書之弗傳于今也古方書之不傳古之

術不可復闕抑亦可惜也降至仲景氏始論脈證悉處其方而傳亦慮濫投害人矣古之術斯得復闕自茲下迨唐宋之間方無禁焉錄而傳者浩翰墨篇汗牛充棟乃至執方以待病然古之流風尚未氓如肘後千金博濟聖苑小品梅師深師廣濟集驗刪繁近效支法存范汪延年胡洽必效斗門楊師廣利傳信靈寶普救兵部古今錄驗崔氏孫氏張文仲許仁則等諸家之方及楊魏方三氏家藏方衛生家寶方十便良方百一選方助道方御藥院方易簡方皆載其禁方者而亦能守古義故醫之於論也唐宋之間特

以巢源為課試耳可見長桑君之於秦越人有其由也後世理學盛行而醫道背馳唯理是窮宋政和中國宗奭出論藥性殊新奇其立方頗失古意降至朱彥修亦益乖其流風餘波靡然被天下於是乎顯門之學廢而仲景氏之法泯焉自此而金元明諸子皆黜古舉今貶人尊己著書漫托之於經書織佻之習既至以傷寒為典以雜證為謨矣支離零亂每云發古人之秘殊不知古人所舍者皆是糟粕而已古方固治今病新方豈有治古病之理邪是吾古方書之學所以由起也凡事不師古古人所非為醫者何遺

傷寒經傳

十一

傷寒經傳

忘之詩曰不衍不忘率由舊章

往昔之於事之為也非俟其人而口授面命則必有所不盡焉夫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仲景氏之立言於傷寒而錄諸方策也亦然或詳或略忽現忽隱正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見尾不見首之妙用大開後學辨證施治之法門其為天下後世慮也深矣然當是時民事之未暇致之於通邑乎將藏名山莫或人之能知之乎西晉之時得叔和氏僅顯于世隋唐之間又秘于江南諸

傷寒經傳

十一

傷寒經傳

師若存若亡於是本論殘缺其不可得而識者亦復不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足以爲耻乎夫聖人既沒微言絕七十子已死異議起當春秋戰國之際聖人之大道與天下國家共分崩離折矣豈得不命與數乎嗚乎聖人大道猶且然況於醫之爲小技乎方今去仲景氏亦久遠其人與骨已朽矣旦暮親炙之所不可曾得也獨幸有其書之存則鑿錙假令爲蟻鼻之缺非鉛刀同日之談瑾瑜之微瑕固莫損於瑩惟賴此方策耳宋以還列之于學官以爲治術之甲今豈不大幸哉

孔子曰溫古知新今之於醫最有此義夫世載道以變道載藝以遷漢有五行之弊晉有清言之蕩李唐之神仙趙宋之性理漸滲于吾醫之道降及元明遂還轆轤攪舊轍故今之陰陽非古之所謂陰陽也今之五行非古之所謂五行也是以精於古者必略於今拘于法者必窘於用主今者必暗于古執方者必迷于疾誰知變遷之由而以法爲師以病爲器以古持今以一行萬焉溫古知新之教不亦宜哉本邦近世業醫者以古方後世名其科是亦其道之所以繇裂也夫疾無古今之差則方曷有古今之別哉仲景

傷寒辨律
氏之治疾也惟草木蟲石耳劉張李朱之所為亦惟
草木蟲石也然則宋元以降亦曷謂非古之遺方哉
蓋設名論疾然後疾有古今由方施治然後治有古
今周官所載左傳所記一二厲瘡之外不復多及焉
仲景氏以三陰三陽立言而非後人分門之撰是故
推名不足以知疾檢方不足以取效也果其有古今
邪果其無古今邪方技之有古今抑起於庸工之為
邪噫不得已之勢耳

病派之分自巢氏始也疾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也何
者如千金外臺聖惠總錄諸書皆原于此各設病門
而以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本旨也朱好謙
云巢元方作病源書孫思邈作千金方蓋辭益繁而
理愈昧嗟呼盲哉夫疾疢之於轉機何限巢氏以該
博之資叙一千七百二十七候猶且不能盡焉然病
之百端一言以蔽之曰寒則散之熱則去之老子曰少
則得多則惑仲景氏之辨脉證惟是寒熱二道易而
易據簡而易從規則之于萬疾不可易巢氏能易之
多見其不知量然其世但有清言之餘禍未有運氣
之弊故言風寒二氣而不及溼熱之說非如守真因
于病機一十九條作萬疾皆屬熱之言更樹赤幟將

驅傷寒而入於其範圍者比也

仲景氏之立論也抑亦英偉之質而其智之深遠邪不假儒者之言不用道家之說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其文辭之淵奧典雅也除易春秋之外無復其比焉是以後學者不以目之與心置之於古則不能搜其極致矣豈可比之素靈之書視焉哉陶華云傷寒一書人但知為方家之祖未解作秦漢之文字觀知言哉素靈之為書合論神仙養生陰陽之三家而文字之多樣也或詰屈或平穩併手數口猶百家衣帶其辭氣固不能外於先秦之上雖然素問與本草者猶

古語之可法于今者雜存乎其間則非可全廢也蓋後之醫人淳于意王叔和之徒傳會陰陽旺相之說葛洪之輩又添之以神仙道術之言增多次注為二書者也故陶弘景以為應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爾如靈樞固一家言晁氏曰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為古書也故彼書之別于數部以說醫理也其謂之存農黃氏之遺於十之一二則可也謂之農黃氏之道盡備則惑也今將讀素靈本草以考信于此豈可不善擇哉徂徠氏之作素問評論文辭加批點舉混淆明如火然其評之

簡且略後人或失約其所批點亦未爲得古之術也
東洞先生亦著古書醫言曰摘其古語關係于醫事
之要然其所采錄旣爲國醫之論爲陰陽醫之理爲
食醫之事其要者漏脫卻夥矣余亦不能無遺憾于
斯二書也夫軒岐氏之所叙也祇是一熱病故謂人
傷於寒爲病熱者彼其所論三陰也即此其所謂陽
明證也是主常而不及變仲景氏謂或寒或熱而不
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陰陽本是寒熱之謂而非
素問所謂陰陽二氣之義是以運氣五行經絡度數
可言於彼而不可言於此立論素不同其旨也故本

論宜以本論讀之不復求素問也後人不識二書分
鑿之故彼此傳會強配其目可謂不知類矣然其法
論之出于一轍者亦不爲全無也古不云乎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是亦考于古之一大關節不可不講明
焉

古之名於醫者皆聖賢侷儻之士胷具過人之識故
翰旋造化變理陰陽以參天地之化育也余故曰爲
君子醫勿爲小人醫惟君子則立志有恒唯道之行
小人不能行之惟利是圖纔讀國字書則鳴鼓沽于
市只怕賈之不善也故偶觀仲景氏之書高不足以

得名卑不足以贍身編塵簡壺束而埋諸廢籍之中
迺曰稷契臯陶亦讀何書是何狎大人之甚稷契臯
陶吾無間然其它不有垂及折暨伯與夔龍者哉孔
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然載于書典祭于學
聖人君子之所稱揚其偏而賤也亦安耳如吾醫則
實偏而伎也亦夔之倫哉然秩于周公伍於良相英
雄志士之所隱則其伎而賤也亦安耳是以古之人
以醫為生生之具列于天官之屬故醫之道行後之
人以醫為百工之徒降於九流之中故醫之道廢君
子不與之齒英雄耻不隱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吾

術遂不振雖宏才強識不能修術雖鬻繒屠狗亦能
為醫昔之為仁為孝者即今之所以取名取利也詩
曰予其懲而必后患後之為醫者其患在志之不勵
業之不勉行而不得其道入而不得其門由是欲執
古之術以御今之病者勵志若殷高宗能背其德藥
瞑眩以瘳疾勉業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病數千而
後可足矣夫稽古者志也御今者業也不敢以志廢
業也不為業棄志也志不可不勵焉業不可不勉焉
今余則古辨今陳之以志業者欲使學者得入于傷
寒之門使行者得仲景氏之道我豈好辨哉亦不得

作寒 辨術

已耳

傷寒辨術終

跋

古昔豪傑之士能修其業而成其材者齊
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々天地之間踏
水火而不怵嚙毛雪而不屈見富貴利達
如敝屣其所蓄念鬱勃不止迫而吐之則
其聲激昂悲壯泣風雨驚鬼神而其著於
文辭也亦必浩然洋溢于毫端此其故何

傷寒辨術

反

一

刀尺與室歲

也。惟氣有以使之者也。其惟有是氣，故外物不能攪之。外物不能攪之，故能修其業，而成其材也。氣豈可不養焉哉？孟軻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予觀今世，未嘗無腴麗贍綈之才，然終莫能修其業，而成其材者，是無他，以不能養其氣也。故臨患難，處勢利，則

澶澀退瑟，盡喪其所守，而終與庸人同其歸矣。予嘗遊四方，多交學人寸子，而未見能養其氣者也。能養其氣者，惟淺田識此其人也。識此信濃人，夙喜炎黃之術，慨然發憤，出游京師，就良師友，講究刮磨，學殖多年，尤致思於仲景氏，乃於傷寒金匱之書，豁然有所悟，以為萬病通治之樞機，盡

備于斯矣。然猶未自以為足。又搜自魏晉以後。以至

本邦鑿治之書。咸集而讀之。於是益有得焉。乃舉試之。其取効不尠矣。乃游江都。卜居數年。寒酸不厭。朝研夕究。至今無倦怠。故其業日益進。是豈非能養其氣而成其粹者哉。識此。又能屬文。好交天下之名士。

而予也。才識婣陋。固不足辱下文。然至其深喜炎黃之術。而不以窮餓易志。則頗有相類焉。故每得閑。則相會讀書。談鑿其得益。亦非淺眇也。識此編著頗夥。頃以其傷寒辨術示予。且曰。我初來江都。無幾病疫。孤客窮愁。艱苦百端。不堪戚之者數十日。尚自奮黽。勉記其嘗所得者。以成此書。素

非欲示之於大方，然得知己之一言，是我
所庶幾也。予聞其言，悚然良久，取其書讀
之，則權衡古今，辨晰得失，陰陽之位，虛實
之分，能盡其間奧，使讀者殆如入仲景之
門牆，而親覩其方法之富也。而其詞氣超
邁，悲憤雜出，此豈鬱勃之氣，浩然洋溢于
毫端者乎。嗚呼！流離顛沛，英豪果銳，百折

而不撓，尚娛著作，若識此者，豈非古之所
謂豪傑之士乎。而此書之跋，不屬他而屬
予者，蓋其酸醜之嗜，適与予有同臭味也。
故予不敢辭，書數語而還之。

和化乙巳之秋九月 素行黑田孝識



淺田宗伯著述

傷寒辨術 一冊
 傷寒雜病辨證 三冊
 傷寒辨要 一冊
 傷寒翼方 一冊
 雜病辨要 三冊
 雜病翼方 六冊
 傷寒吐則 一冊
 脈法私言 一冊
 古方藥議 五冊
 古方類按 五冊
 傷寒論識 六冊
 雜病論識 六冊
 金匱要略辨正 六冊
 溫疫論刊誤 五冊
 瘍科廣要 六冊
 產科集成 四冊
 治瘟編 二冊
 暴瀉須知 一冊

栗園先生著述目錄

傷寒辨術	既刻	一冊	傷寒雜病辨證	三冊
傷寒辨要	既刻	一冊	傷寒翼方	一冊
雜病辨要	既刻	三冊	雜病翼方	六冊
傷寒吐則	既刻	一冊	脈法私言	一冊
古方藥議		五冊	古方類按	五冊
傷寒論識		六冊	雜病論識	六冊
金匱要略辨正		六冊	溫疫論刊誤	五冊
瘍科廣要		六冊	產科集成	四冊
治瘟編	正續既刻	二冊	暴瀉須知	一冊

皇國名醫傳 <small>既刻</small>	三冊	皇國名醫傳前編 <small>既刻</small>	三冊
杏林雜話 <small>既刻</small>	一冊	杏林風月	二冊
警醫記事 <small>既刻</small>	一冊	行軍備要 <small>折本既刻</small>	一冊
先哲醫話	二冊	學晦堂醫話	二冊
醫學典刑	五冊	橘黃年譜	三冊
險證再問	二冊	栗園錄稿 <small>詩文</small>	四冊
皇朝醫叢	十冊	袖珍方	三冊
勿誤藥室學規 <small>既刻</small>	一枚摺	流行病救法 <small>既刻</small>	一枚摺

以上三十四部凡一百七卷先生多年心思之所注不忍付之於寒煙飛塵將上梓以傳于同志目今提其目云茲

受業門人等謹誌

淺田宗伯著

發兌書肆

京都三條通塚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安堂寺町五丁目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九之助橋二丁目
 秋田屋良助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本町三丁目
 和泉屋善兵衛
 信陽松本本町二丁目
 高美屋甚左衛門

